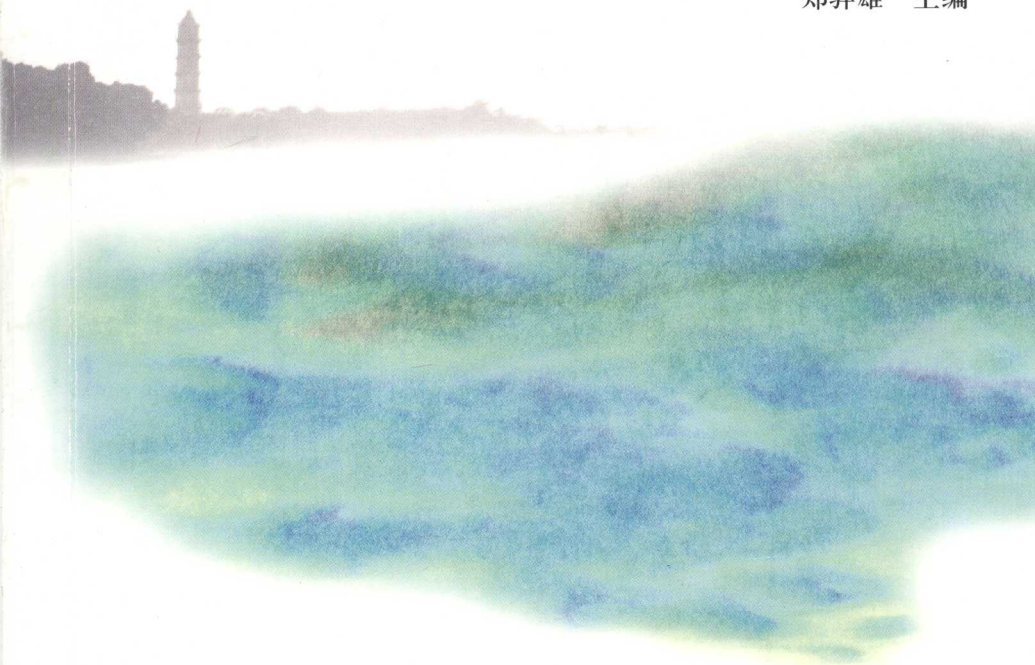


未名湖茶思

郑骅雄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未名湖 蔡思

郑骅雄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名湖紫思 / 郑骅雄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600-9133-4

I. ①未… II. ①郑…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8910 号

你有你“优”——点击你的外语学习方案
www.2u4u.com.cn
阅读、视听、测试、交流
购书享积分, 积分换好书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李旭洁

封面设计: 崔丹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9133-4

定 价: 1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91330001

开卷献词

本书是《五四通讯》的一个选集。1998年北大校庆一百周年时，我们，北大中文系1954届的同学有一次短暂的聚会，不到两小时。这时间太短了，几十年久别重逢，有多少话想对大家说啊。于是我就自告奋勇挑头办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刊物《五四通讯》。在同学们的热情支持下，刊物出了十二期，大家写了近一百万字。没有不散的筵席，在给它画个句号时出个选集算是给同学们留个纪念，也给年老的年轻的北大校友，给社会上关心北大、关心那一段历史的朋友们提供一点真实的史料。

本书内分四卷。第一卷“师恩长忆”不用说是对当年给我们传道授业的恩师们的回忆和怀念。第二卷“燕园情谊”是记录当时校园生活和同学间友好交往的文章。第三卷“报效北大”写的是我们走出校门后怎样运用在北大学到的知识和教养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第四卷“杂花生树”是一些有关北大的文艺作品。因为我们学的就是语言文学，几十年来大家写的文艺作品当然是很多的，本书只收入跟北大有关系的，其他一概不录。

做完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当我推开键盘长出一口气的时候，听到楼下饭馆的扩音机正在放《天涯歌女》：“人生呀，谁不惜呀惜青春”。可不是吗？青春确实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尤其是当青春已经逝去之后，离得越远显得越美。都说老年人喜欢怀旧，这不是什么坏事。回忆青春是老年人的快乐，它使我们减少暮气，增加朝气，忘却了老之将至。我们的青年时代也是党和国家的青年时代，朝气蓬勃而缺少经验，我们参与创造了那一段历史也留下了许多教训。对后人来说，经验和教训同样都是很宝贵的。

我们的青春，年轻人不感兴趣吗？我看不尽然。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它的认识功能。它不是给人抽象的知识，它给的是有如亲历的经验。20岁的人看了80岁的人写的书，如果写得好也看得认真便如同亲历，那他就以20年的代价而取得了80年的人生经验，他具有百岁老人的智慧了，他比同龄人聪明五倍了，他会不高兴吗？推而广之，他如果看了一百本这样的书，他不就成为当今真正的“万岁爷”了吗？等于他活了一百个世纪，他比一般人聪明一百倍，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乐于让这样的人来统治全中国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一本书不可能给你一百年的经验，但只要书里写的是真实的经历和经验，你看了总会有益处的。即使当不了“万岁爷”，当个“千岁”也不错嘛。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真”，《五四通讯》本是同学间关起门来叙旧的话，说的都是大家亲身经历的事，没必要像在网上那样戴上假面具说话。

人生在世，最少不得的是什么？我看就是一个“情”字。有人挂念，有人关心，有人需要自己，有人看见自己就高兴，你笑的时候有人和你一起笑，你哭的时候有人和你一起哭：这是人活在世上最不可缺少的乐趣，犹如鱼离不开水一样。这本《未名湖萦思》里有的就是一个“情”字。有对祖国家乡的情，有对父母子女的情，有对夫妻爱侣的情，更多的是浓浓的同窗之情。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只是同船渡一下能有多长时间？能够同窗四载不比这个要长一千倍、一万倍吗？相别五十年而此情不减反而更加浓烈了。这就是“缘分”，很难得，是需要“修”上几百年才能得到的。读者在茫茫书海中独独看上了这一本，翻阅了甚至买回去细细品味了，你也就跳进我们的这个情海中来了。这就是“缘分”，好好读吧，在情海中遨游一阵子，你会更加体会到情之可贵、生之乐趣。

“让世界充满爱”，歌里是这么唱的，我们也这么希望。但

我们也都知道，世界是不可能只有爱的。回首往事，除了甜蜜的情和爱，也有悔恨、怨恨甚至仇恨。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更多的回忆还是美好的、温馨的。个别有争论的、有意见的文章一律被我挡驾了。时间会抚平往日的创伤，恶梦已离去越来越远。祖国欣欣向荣，北大更是蒸蒸日上。看看今天活跃在北大校园里的年轻校友们，没有政治运动的干扰，没有钩心斗角的倾轧，个个朝气蓬勃，专心于学习和科研，多么幸福啊。这使我们更加相信祖国的前程是美好的，世界一定会充满爱！

郑骅雄

2008年9月30日

目 录

【卷一：师恩长忆】

- 曹先擢 燕园侍坐杂忆 / 1
- 曹先擢 先生之文炉火纯青，先生之德玉洁兰馨
——怀念林焘先生 / 7
- 曹先擢 嘉行懿德，永垂于世 / 13
- 李行健 “语言和文学有机联系”
——忆杨晦老师以及在北大受到的熏陶 / 17
- 程美瑞 怀念恩师魏建功先生 / 22
- 吴允祉 记一场大辩论 / 25
- 宋士杰 对北大老师的琐忆 / 27
- 郑骅雄 忆王力先生二三事 / 37
- 卓 如 忆林庚先生谈诗 / 41
- 张昇羿 难忘的专题课
——纪念吴组缃先生 / 46
- 段宝林 忆恩师 / 49
- 周承珩 怀念吴组缃先生 / 55
- 吕 翬 记忆中的师长们 / 59

【卷二：燕园情谊】

- 卓 如 初进北大 / 61
- 郑宝倩 未名湖杂忆 / 68
- 吴允祉 毕业前留给母校的纪念 / 73
- 段宝林 灼灼青春 报效北大 / 75
- 任彦芳 怀念绍棠，绍棠精神永在 / 80
- 段宝林 与刘绍棠在北大的日子 / 89

- 王 磊 一句话勾起往事（给王洪的第十二封信） / 91
- 孙 波 北大，我终身难忘的母校 / 94
- 宋士杰 同窗琐忆 / 98
- 盛 毅 我与北大中文系 54 级的同学们 / 111
- 李丰楷 不期而遇汇泉湾 / 114
- 冯文元 青春四人游 / 118
- 闫长治 太原行 / 121
- 任彦芳 青春：未名湖 / 124
- 彭力一 学友情 / 130
- 吴南山 我昔日的波兰朋友 / 133
- 吴南山 一段尘封五十年的记忆 / 137
- 周承珩 忆友谊 / 141
- 周承珩 北大婚恋曲 / 144
- 闫长治 燕园琐忆 / 146
- 宋浩庆 忆同窗闫长治 / 154
- 郑骅雄 站在毛主席身边 / 156
- 蒋 镇 如歌岁月
——大学生活漫忆 / 159
- 曾景忠 深深感念学友情 / 162
- 何立智 偶然巧遇忆同窗 / 169
- 王 磊 过去的时光 / 173
- 王 磊 读《五四通讯》有感 / 176
- 曹先擢 哭通锵 / 178
- 刘敬圻 生死文字间——《说诗说稗》后记
（写于陶尔夫辞世第 74 天） / 180
- 李丰楷 期待再相会 / 184
- 郭世瑜 欣慰的回眸 / 191

【卷三：报效北大】

- 熊正辉 劳动锻炼
——养海带 / 196
- 段宝林 中国情结 / 200
- 雪 子 春之搏（母女俩的故事） / 204
- 季恒铨 “六六”之年的小结 / 207
- 云景魁 陕北三边整社见闻 / 209
- 田树生 学写字，辨形体 / 214
- 温端政 为了补救失去的时光 / 216
- 郑骅雄 我领风骚只一天 / 229
- 郑骅雄 假如现在就死去 / 233
- 郑骅雄 现在怎样写律诗 / 236
- 唐 沅 去澳门 / 302
- 孙庆升 创业在烟台 / 304
- 汪贤度 参事十年 / 306
- 彭力一 “文革”遇险记 / 310

【卷四：杂花生树】

- 陈松岑 七十回首 / 317
- 彭力一 重游未名湖有感 / 322
- 郭世瑜 回眸 / 322
- 吴允祉 诗二首 / 324
- 段宝林 未名湖之光（外一首） / 325
- 苏枫岚 百年校庆大团圆（外二首） / 326
- 郑骅雄 诗三首 / 327
- 郭 煌 郭煌诗选
——在北大学习时写的几首小诗 / 328
- 彭力一 《夜来风雨声》片段 / 334

【卷一：师恩长忆】

燕园侍坐杂忆

曹先擢

（一）你学业还要提高吗

1979年，《新华字典》经九年的努力，终于发排。1976年至1979年的三年，我是借调到商务印书馆做定稿工作的。这时商务印书馆向北大发了商调函，想调我到那里工作。我去征求周祖谟先生的意见。他说：“你学业还要提高吗？”我说差得远。“回来。回来提高业务。”他的话是一种完全肯定的语气。中文系也不愿我调走。《新华字典》编纂组里许多人都留在商务，我则回到燕园。后来周先生招博士生，指定要我做助手，他的确希望我把业务再提高一步。

（二）你们读书的时间太少

有一天与周祖谟先生同车进城。我对周先生说深感自己读书太少，常自责，又没有多少办法。他说：“你们读书的时间太少了。这么多运动，时间就那么多啊。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了。”现在我已进入老年，读书的时间很充裕了，但高血压头晕，力不从心。“愿读典籍三万卷，不辞再作北大人。”空怀壮志而已。

（三）对游国恩先生的记忆

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交下一个任务给北大中文系。毛主席著作中有“哀兵必胜”一语，要求查出其出处。

这是政治任务，限期完成。系“革委”要倪其心和我查书解决。我们二人翻遍了各种引得及有关的类书，未能解决。“军宣队”决定向教授们请教。那时每天都有政治学习，教授们像上班一样来。军宣队讲明了要求，可把我们系个个学富五车的教授们难住了。有人说大概只有游老能解决了。大家把目光投向游国恩先生。游先生一向沉稳，才不外露。他说：“给我半小时容我想一想。”没过多久，游先生说：“大概在《老子》里，是抗兵什么的。”我们一翻书，果然不错。《老子》69章：“抗兵相加则哀者胜矣。”问题解决了。大家笑了，游老也笑了。后来北大55级修订《汉语成语小词典》，把这个成语收入，并注明出自《老子》。不久，全国的辞书都采用了。

（四）王瑶先生催装电话

王瑶先生是政协委员。那时按规定，家里有一部电话（分机）。“文革”期间被拆走了。1980年落实政策，补装电话也是其中一个内容。王瑶先生写了申请，经系总支同意上报。王先生常来催问。有一天他有点光火，问我：“曹先擢同志，电话问题批下来没有？”实际上头一天已批下来了，批的是暂时不装，无号码。我想这样告诉他，他会不高兴，伤害他的情绪。灵机一动，就回答说：“还没批下来，我抓紧催办”。后来总支秘书杨春田问我为什么这样回答，我说你想一想就会明白的。不久，批文下来，就给王先生装了电话。

我们在基层做工作，困难多，一定要多为老知识分子着想。有时不能简单地上传下达。西语系杨周翰先生，“文革”中房子被占了一间，“文革”后迟迟没有退。后来退给他了，他仍意见很大，说我最需要房子的时候你们不给解决，现在孩子走了，房子不那么紧张了，才退还给我。

（五）香港有内行，不能闹笑话

1985年春，北大图书馆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决定在香港举办一次中文辞书演变书展。要把北大中文辞书运到香港开展文化交流。我被指定为学术顾问。朱德熙先生当时是学校副校长，主管文科。他问我：“准备得怎样？香港有内行，不能闹笑话。”作为顾问，我要写展览的简介，并作一次讲演。朱先生的提醒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决定将参展的书逐一翻阅。北大图书馆藏书楼14层，有电梯式的小升降机运书，我就坐它上去。在13、14层，许多书蛛网尘封。暑伏天热，又无空调，真是苦战。要是下来晚了，大门关了，电闸一拉，我就得在书库里呆一夜。所以还得特别注意掌握时间。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收获不小。10月试展，我请朱先生来审查，他还满意。这年12月，我到香港，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如不是朱先生的督导，也许真的会出纰漏呢。

（六）曹先擢现在还不能开“说文”专题课

1980年我被评为副教授，须开专题课。我报了《说文解字》讲读，古汉语教研室同意了，最后各教研室的开设意见都汇总到朱德熙先生那里，由他审定。我的申报，朱先生未批准，说现在还不能开，现在请周祖谟先生开，曹去听课并任辅导工作。周先生说可以了再开。这样我就听周先生课，一年后，周先生说可以，我才讲这门课。申报时，我研究《说文》已有十几年时间，《说文》的小篆我抄了很多遍，自认为也不是轻易申报的。但在听了周先生的课后，才觉得还差得远。《说文》的许多书，我还没读。我想写一本《说文概说》，定下目标把有关著作都看一遍，但这个目标至今未能实现。我现在的一点学问，主要是建立在《说文》的研读上的，仍不敢说对《说文》有真正的研究。

（七）朱先生借书给我

我去朱德熙先生家，他总要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大概是1988年的一天，他说最近出了一本《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汉语大字典编纂组编）。我说还没看。他说你把我的一本先拿去看吧。我连夜读完，并写了读后的意见，第二天去还书。我说我已翻看一遍。这种工具书，是备查的，我怕影响您使用，所以先还给您。我并说了书中的问题及自己的意见。他说你发现的问题，裘锡圭已写了一万多字文章。不久，我就买到了这本非常有用的书。

（八）游国恩先生邀我坐出租车

时间是1969年冬，北大中文系在平谷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员随学员一道编在各班里。一天，我与游先生一道从平谷回城，坐公共汽车到了动物园。转车时，游老大概很疲劳了，他问我：“先擢同志，我们坐出租车回北大可以吗？车费我出，你也坐可以吗？”我说：“可以，谢谢游先生。”那时的出租车都是国营的，车费五元，是我月工资的十四分之一。

我们愉快地一起回到北大。

（九）王力先生带病为学生讲课

1980年我给北大分校讲授古代汉语。这届学生年龄偏大，但水平很高。仅差几分没能进北大，总感到遗憾。我说你们水平高，又肯刻苦学习，将来不会比本校学员差的。后来的确出了许多人才。如《北京人在纽约》的导演郑晓龙、光明日报记者单三娅等。当时同学们提出，想听王力先生的课，我作了联系。人多，安排在市委党校礼堂。上课那天早上，我乘分校的中型吉普（没有轿车）去接王力先生。初春，很冷。师母说：“王先生昨晚发烧了。现在还没退。”我说：“那上课改期吧。”

那年先生已 80 岁，万一病情加重，不堪设想。但王先生坚持要去。师母也说他对学生的事情看得重，要去就去吧。师命难违。当同学们知道先生抱病来上课时，欢迎与感激的掌声在礼堂里久久回响。

（十）“清明上河图”，我们认识的只一个“图”字

大概是 1990 年，我对“清明上河图”的“上河”二字的解释发生了兴趣，古代说“河上”“江上”就是河边、江边。“上河”可能是倒序的，是否也可指河边呢？那时我已调到国家语委，但家仍在北大。我的一切证件都退了，只有借书证经领导特批没有退。每周我照例去北大图书馆。这“上河”二字可让我吃了苦头，搞不清其确切含义。一天正好邓广铭先生也在教师阅览室看书，我恭敬地趋前请教。他说，“清明”二字你懂了吗？我说不就是清明节吗？他说，你看那画上的人光着膀子摇着扇，已是夏天了。他不无风趣地说：“清明上河图，我们真正懂的只有一个图字。”我进一步知道了做学问之不易。邓先生的话给我教育极深。

郑按：“清明”显然不是清明节的清明，而是说北宋时的政治清明，即所谓“西方美人之思”。“上河”是当时汴梁城里的一处地名，为泊舟上岸之处（码头、商埠。如上海原也是一个码头）。今年（2008）清明节，中央及各地电视台都播出有关《清明上河图》的介绍、解说和广告，异口同声都说它是描写清明时节景色的，足见邓广铭先生所说不谬。下面举三条有关的引文。

《式古堂书画汇考》容台集云：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皆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笔法纤细，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

《文章辨体汇选》：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本因南渡后想见汴京繁华旧事，故摹写不遗余巧。若在汴京未必为此。

《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世祖章皇帝御笔：题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诗：“天津桥下水粼粼，柳外盘舟夹画轮。想见汴京全盛日，春游多少太平人。”

先生之文炉火纯青，先生之德玉洁兰馨

——怀念林焘先生

曹先擢

林焘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10月28日不幸辞世，闻此噩耗，万分悲痛。回忆2006年6月7日，暮春初夏，阳光和煦，我专诚到北大燕南园拜望先生和师母杜先生。看到先生和师母气色好、精神好，非常高兴。室外绿草碧树，室内窗明几净，顿生如坐春风之感。谈到健身，我说报纸上报道，臧克家先生身体较虚弱，但是坚持散步等活动，创造了99岁的高寿记录。先生颌首。万万没有想到，四个多月后，先生驾鹤西归，这次愉快的拜谒，竟成永诀。后来我听说，先生在逝世前太劳累了。新年伊始，我给吴小如先生拜年，电话中吴先生谈到林先生的几件大的活动。吴先生说这些活动，有的是他与林先生一道参加的，如56级同学入学50周年座谈会。有的是他后来听林先生自己说起的。10月13日林庚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林焘先生也去了，见到许多熟人和同学，他的辈分、年龄是最高的，大家向前问安致候。坐车没有累着，这一下可累得够呛。10月21日在北大召开语音学学术讨论会，林先生是语音学会前会长，他除参加开幕式做主旨发言外，坚持一天听发言讨论，很疲倦。23日感到身体不支住院，从此没有能再返回燕园。吴先生电话中大声说，林焘先生是一位只有半边肺和一个肾的八旬老人，实在是太累了。吴先生电话中讲了20多分钟，我很感激吴先生的介绍，给我的教育太深了。我于10月29日乘飞机去重庆开会并参加旅游，参加这次活动的有北大唐

作藩先生和其他一些教师。30日唐先生沉痛告诉大家，林焘先生不幸于10月28日辞世。大家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先生之文炉火纯青，先生之德玉洁兰馨”，以表达我对林焘先生由衷的敬仰与怀念之情。

林先生在语音学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享誉学林，我没有能力和水平作评述，但是，我读先生的著作，给我一个极强烈的印象：千锤百炼，言简意赅。这里想谈谈林先生为语文出版社百种语文小丛书写的《普通话和北京话》。我读了好几遍，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普通话是我们的民族共同语，自然要追溯一下民族共同语的来源和发展。例如要提到先秦的雅言和汉代的通语。林先生说：“‘雅言’和‘通语’这些名称的出现，说明中国至少从春秋战国起，在正式交际场合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家都要遵循的共同语，写在书面上就是大家都能看懂的书面语言”；“在古代，只有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都城方言才有可能具备这样的权威性。中国从商周直到北宋的两千年时间里，都城一直在中原地区，而且主要是在长安（西安）和洛阳两地。因此，这种全国都能通行的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应该是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方言。”10世纪后，特别是元代以后，政治中心北移，北京成了首都，北京地区的方言就升格了。林先生说：“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所归纳出的声韵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现代的北京话。这部书的书名虽然仍旧沿用‘中原’这个名称，实际上已经不是只指长安、洛阳一带，而是包括了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这个说明很有意义，“中原”二字为其表，其实乃大都为中心的北方话。而从另一个层次看，中原音在一定的时间里，实为共同的代名词，正像有的文章说“古代的‘普通话’”，普通话则为民族共同语的代称。林先生文章中紧扣“政治中心”来讨论共同语是非常重要的。学话是为了需要，需要包括政治